

TIME & TIDE

DIALOGUES
ON SHANGHAI'S
CULTURE

岁月
不负深情

*



上海城市文化
访谈录



CHEN DONG

&

HUANG KAIFENG

陈 东
黄凯锋

岁月不负深情

——上海城市文化访谈录

TIME AND TIDE:

DIALOGUES
ON SHANGHAI'S
CULTURE

陈 东
黄凯锋 著

*Chen Dong
Huang Kaife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不负深情:上海城市文化访谈录 / 陈东, 黄凯
锋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520-2501-9

I. ①岁… II. ①陈… ②黄… III. ①城市文化—研
究—上海 IV. ①G1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 251581 号

岁月不负深情——上海城市文化访谈录

著 者: 陈 东 黄凯锋

责任编辑: 熊 艳

封面设计: 广岛 (Alvin)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开

印 张: 15.5

字 数: 156千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2501-9 / G · 786

定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弄潮者的心声

——序《岁月不负深情》

赵丽宏

关于上海文化的话题，是一个国际话题。对这个日新月异、举世瞩目的国际大都市而言，全世界都关注着她的发展和变化。从上海生发出来的文化信息，发生在上海的文化事件，无不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新书《岁月不负深情》，是一本信息量极大的有关上海文化的访谈录。这是一个新上海人和一个老上海人之间的真情对话，是一场有关上海文化的精彩讨论，这样的访谈，让人了解上海文化深远的历史文脉，也感受到新时期上海的巨大变化和发展。访谈基本是问答式的，问者黄凯锋，新上海人，学者。答者陈东，一个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为上海的文化建设作出莫大贡献的老上海人。他们的对话，围绕着上海文化这一话题，深入浅出地探讨了很多问题和现象，对话是发散性的，涉及这个城市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话不时碰撞出情感和智慧的火花，让读者感受到真挚的情怀和思想者的睿智。这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文化访谈录，理由有三：

首先，陈东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上海文化艺术界很多人的朋友。这本访谈录，其实也是她多年从事上海文化艺术活动的组

织、策划和领导工作的心得体会，是一个文化人对新时代的回溯和思考。访谈录很真实地再现了她极富个性的谈话风格——真诚率性、激情洋溢、睿智机敏、风趣幽默。读这本访谈录，感觉陈东就坐在我的对面，以很快的语速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将一个文化人在上海的观察、实践、亲历和思考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其次，这本访谈录视野开阔、思考深邃。陈东和黄凯锋的对话，讨论的问题涉及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化、自我意识和文化自信、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几乎谈到了和上海文化有关的一切领域，文学、电影、电视、书法、绘画、音乐、戏曲、舞蹈、建筑……然而对话绝不是空泛之谈，也不是板着面孔的官话，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丰富多彩的细节，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有深刻独到的见解。访谈录中的内容，从古老的崧泽、广富林文化到现代的新天地文化，从徐光启和利玛窦在徐家汇合译《几何原本》到淮海路的幽篁里古琴与萨克斯跨界即兴对话，从京剧、昆曲、越剧、沪剧到电影、电视、网络、咖啡、茶道、烤鸭、小笼包，从外滩建筑的天际线到石库门建筑的前世今生。对话的内容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内核却都指向文化，都是对文化的思考。正如陈东所言：“在城市文明的进程中，衣食住行都在变化，无一不渗透着文化的内核。”

书中关于海派文化的讨论，尤其让人感兴趣。陈东对海派文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说，“上海是一个容器，它是兼容并蓄的，是独一无二的，是海纳百川的”，“它应该把全世界最优质的水吸引到上海来，即使污泥浊水也不怕，经过沉淀荡涤，照样清水悠悠。也可以说是一种水文化，至刚至柔”，“不管是从唐古拉山脉流下来的水，还是太湖的水，到了这里流向东海，我就是个海洋城市，我就是个流向大海的地方”。

谈到上海的包容性，陈东有这样有趣的评说：外来文明也好，全国各地带来的生活习惯也好，包括饮食文化，北京烤鸭到上海铁定变成上海烤鸭，饼比北京薄，酱比北京甜，葱比北京细，鸭子比北京瘦，这就是上海烤鸭。所以不要着急，不必过于担忧，因为上海文化是面向未来的，一定是吸收外来不忘本来的。上海本土的东西要有，外来的文明也要有。面向未来一定是汇聚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再跟自己本土最好的东西结合起来，变成新的东西。

谈到历史文化的传承，谈到对非遗的保护，陈东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不可能去掉昨天谈明天，所以一定要站在昨天的历史上做好今天，面向明天”，“非遗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它活在当下，比如昆曲作为活化石，既然叫活化石，就不能成为死的化石，活化石是要动的。”而作为上海文化的一个领导者，她

曾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这本访谈录中，读者可以读到很多生动感人的故事。

上海的文化，该以怎样的形象向世界呈现？陈东也有妙论：“上海是文化中心，是码头，也是源头。它既是世界文明到这里来展示的码头，全中华文明在这里展示的码头，同时也是文化原创力的源头。”

访谈录中也谈到了文化的创新，谈到青年和文化创新的关系：“青年永远代表未来，永远有创新的冲动，这种冲动是带给这个城市活力的最重要的元素。如果年轻人在这里没有灵感，没有冲动，不想创业，也不想学新东西，可能这个城市就没有活力了。”

再次，这本访谈录里作者态度真诚。访谈中，作者向读者剖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陈东这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其实也是追求理想的过程，是不断学习的过程，是在泥沙俱下的河道中淘选金子、在浊浪翻滚的洪流中寻找清流的过程。从访谈录中我们可以发现，她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她是在向世界学习、向历史学习，也在向上海的文学艺术家学习。令人感动的是她和很多艺术家的交往，她的很多感悟和思考源自谢晋的摄影棚、袁雪芬的家、钱谷融的书房、程乃珊的客厅、剧院的休息室、剧组

的拍摄现场……她真诚谦虚的态度，赢得了上海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信任。

在一个面向大洋的地方，感受着百川归海的壮阔景象，听弄潮者发自内心的感慨和心声，这就是《岁月不负深情》将展现给读者的。

2018年6月3日于四步斋

目 录

- 001 对谈之一 · 容器、码头、源头
- 069 对谈之二 · 据于德 游于艺
- 109 对谈之三 · 紫藤萝与星巴克
- 147 对谈之四 · 火车、月台与新上海人
- 191 对谈之五 · 小众、新媒体与机遇空间

对谈之一

容器、码头、源头

—

时间：2017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五）

9:30—11:30

地点：上海市委宣传部

2 号楼 602 室

黄凯锋（以下简称黄）：陈部长，根据上次我们聊的话题（2017 年 3 月中旬就对谈专门碰过一次头，陈东提供了相关讲座的 PPT 和素材稿）和上周我邮件发给您的内容，我们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展开来聊。在上海，您做文化艺术的管理工作这么多年，您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特性，一定有自己的体会和认识，我们是不是就城市文化这个话题开始，请您来聊一聊，您对上海城市文化的内涵和特性的认识。

陈东（以下简称陈）：如果讲城市文化，一个比较大的且相对应的特质就是原来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特征是生在哪儿就长在哪儿，它的特质是有宅基地、自留地，农民离不开土地。即使农民进城打工，但是他还有乡愁，他还是要回去。有很多农耕文明的特征是不流动。

黄：就是厚重不迁。

陈：是厚重不迁，而且这个村子除了嫁人，一般来说都一直在这里。另外一个特质是熟人文化，在经济社会当中最基本的就是熟人文化。借贷、生产发展，都是以熟人为纽带。另外，商业结构也基本是自产自销，自己种的自己吃，最多是以物易物或者换成货币，形成集市形态。但是如果我们以说文解字的角度解析城市，那么城市化的进程当中有两个特点非常明显。

一个一定会是 move，迁徙的过程，流动的过程。以住房为代表，城市生活是选择性居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不是生在哪里就长在哪里，比如说哪里适合就业，我可能就搬到哪里去，哪里适合生长，我就搬到哪里去。住房可能也以生存性住房走到改善性住房，比如一房一厅是生存性的，然后要学区房，生了孩子要两房一厅，再后来到改善性的，要三房，人是在不停地迁徙的。现在很少有城市人会说，我生在这里，一套房子住到底，这已经很少了，这是一个特质。就业也好，居住也好，都在不断 move。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基本是这个形态。另一个是陌生人文化。经济从过去的农耕经济走到现在的文明经济，由原来的熟人经济变成现在的市场经济，基石是信用，它是信用卡也好，信用证也好，比如你要到国外贸易肯定要开信用证。国内现在走到了互联网经济，更是这样。陌生人，谁也不认识谁就网上交易了。像原来固定形态的摊头或者商街，现在都被互联网冲击得很厉害，人都不见面就可以交易。原来不要说摊主和购买者认识，不认识的商家也可以认识，因为

01

他有固定的摊位，在固定的街区，我买衣服先要试，试完了才买，不行就退。现在网上购物也可以退，但是已经可以不用见面了，一切可以在陌生人之间进行。

在城市文明的进程中，衣食住行都在变化，无一不渗透着文化的内核。农耕文明也好，城市文明也罢，文化都起着主导的作用。现在讲互联网文化，它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更加迅速地涵盖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文化。

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中国台湾地区网民发的微信，他说现在大陆的支付宝已经渗透到菜场了，每个摊位前也会挂个二维码，连卖葱油饼的也有一个，三五块钱，扫个二维码，迅速地把现金灭掉了。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现金。但是由小铺子一直走到大商厦，可见支付宝的厉害。共享单车扫个二维码就开始骑了。可能城市文化的发展进程中，甚至你还没想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现象时，它已经渗透着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改变了你衣食住行的具体方式。

黄：我们中国哲学中有两句话，不知道是不是能概括您刚才说的从农耕社会到城市社会的变化，就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乐”字念“yao”。这个“仁者”相对来说概括了那种比较厚重不迁的方式，比较讲究熟人伦理。但是到了靠近水，靠近这种开放、比较周流无滞的地方，可能就讲究一种灵动的、变迁的、move 的状态。周流无滞和厚重不迁的生活方

式完全不一样。您说的农耕社会和城市生活是不是有这样的区别？

陈：从字面上解释肯定是有这个因素，从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来讲，也可以印证这一点。比如相对来说，海洋文明的地区都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相容性比纯粹的内陆地区显然要大。上海相对来说开放得比较早，不管是坚船利炮下被迫的开放还是后来主动的开放，相对来说它接轨的东西比较多。内陆来的文明，它也能接纳，坐着船来的文明也能接纳，这是海洋文明的一个特点，开放度更高一点。

黄：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从农业文明转向城市文明，这是很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面临的现象，没有近代城市的崛起，就没有真正的民族国家的建构。现在有一些学者比较专注于上海城市文化独特性的研究，并且也建立了一种学问叫“上海学”。建立上海学，一定会分析上海文化的内在性的东西，刚才您讲的变迁的过程，我是非常认可的。学者们讲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上海的文脉是江浙一带的文化，是带到上海以后继续发挥作用的江南文化；第二，欧美文化；第三，主流文化，所谓主流文化就是我们说的中央倡导的富有“革命”传统的意识形态。上海城市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显示的特性实际上就是这三种具体文化的组合。

01

刚才已经分析过城市文化是陌生人的文化，信用问题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记得杨东平写过一本书叫《城市季风》，专门比较上海和北京的差别在哪里，很有意思。当然我们不会进行简单的表面的比较，意义也不是很大。您从事上海城市文化尤其是文艺管理工作这么多年，作为管理者也好，领导者也好，以及作为长期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一员来说，您怎么来看这个权重？或者哪个方面更显著，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

陈：你的问题本身就比较好，点到了一个核心，就是什么叫海派。上海学要研究的就是海派这个说法。海派源自 20 世纪 30 年代，或者民国时期。鲁迅先生曾经在一篇小文章里说京派是一种帮派文化，海派是一种帮忙文化。京派比较权贵，是官的帮闲；海派比较商业化，是商的帮忙。由此很多人对海派有一种歧视，好像海派是重商轻文的，海派是帮商的。

黄：就是闲情。

陈：闲情的感觉。但是也不能曲解，实际上海派是一种容器的说法。比如水本来是无形的，它装在茶杯里就是茶杯的形状，放在鱼缸里就是鱼缸的形状，放在更大的容器里是这个更大容器的形状。水可能来自方方面面。所以上海是一个容器，给我的感觉，它是兼容并蓄的，是独一无二的，是海纳百川的。所

以用原上海画院院长程十发的话来说，海派无派。这是最高的境界。就是说，海派本身没有什么派系，即你刚才所说的三个层次的兼容，因为他无派，所以是独树一帜的。你给它贴各种各样的标签都不会过，小资的、闲情逸致的、开放包容的、中西交汇的，都可以在海派里找到印迹。比如江南文化，江南文化不包括北方吗？照样有。曾经有领导问我什么叫海派书法，我这样回答他，形而上的书法，它就是“这一个”，就是黑格尔说的“这一个”，因为它里面可以看到岭南派的痕迹，也可以看到如吴昌硕、米芾、赵孟頫等各流派的痕迹。

黄：可以显现出来。吸收了别的派，又不是那个派别本身。

陈：可以显现。海派绘画也是一样，它的文脉，你可以找到浙江的浦江镇，也可以找到福建的、广东的，还能看到北方的，总之，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缘起。这就是所谓的一种容器的说法，包罗万象。江南文化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比如我们今天所说的衣，上海人原来最节约的时候，可以体现为《马路天使》里的假领子，一直穿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假领子。为什么？省布料，换一个领子就像换了一件衬衫，走出去每天都是新的，它从红帮裁缝而来。又如海派旗袍，花样年华，似水流年。似水流年不是满人的旗袍，是海派旗袍。海派旗袍哪里来？又跟浙江的裁缝很有关系。领子要换，肩膀要

01

换，哪怕穿一条宽脚的军裤，也要把它的腿型做出来。哪怕是芭蕾舞服，也要把袖子修出来，这就叫作服饰文化。上海的这种服饰文化深深地打上了江南文化的烙印。

上海的建筑是石库门文化。石库门文化在 1900 年以后，几乎每十年换一次样式，1900 年，1910 年，1920 年，1930 年。上海的弄堂、里弄，如步高里、渔阳里，当年是我们党在的地方，到后来的尚贤坊、裕德坊，从里弄走到了新里，即新式里弄。房子的建筑形态都不一样，其中就有徽派的影子，比如坊。

黄：您指的是建筑样式里包含了各家各派的风格？

陈：对，“里”的样子又很有 town house 的特点，是城市形态的新式别墅，有点像联体别墅，但是又不是联体的 town house，像而不像，正是海派。

黄：您认为上海石库门的建筑风格除了徽派的东西以外还有欧风？

陈：绝对欧式，前厢房后厢房、前客堂后客堂，还有汽车间、保姆间，我们叫厅子间。传说中鲁迅、聂耳都是在厅子间里写作，因为有这种配置。只有 town house 里是这种配置，大的环境里有小格局。有天井，天井适合上海，因为人口比较密

集，一个大客厅不能完全容纳，需要大构架里的小格局。比如保姆要用房间，佣人要用房间，要有厨房，还要有隔开的起居室、书房，室内要能够养植，还要通透、采光，坐北朝南。

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功能体。

陈：是要功能多元。不是一个大平层可以解决的。把大构架里的小格局弄好了，就是非常海派的一种建筑，这种建筑比联体别墅更适合江南的居住环境。

黄：至少从建筑的样式、服饰、书法等可以看出，江南文化是上海的根脉，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吸收了西方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文化样式。

陈：都包括在其中，徽派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体现的不是马头墙，也不是黑白瓦墙，而是吸纳了徽派的瓦当并加以改造，其与大石库门的石头门挡——可谓门当户对。

黄：是选择性的以我为主的取舍。

陈：用了那个石头的框，但是里面的格局又吸收了欧美的风格。